

籌  
遼  
碩  
畫

善選類書

一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一

己未仲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圖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餉厝處甚艱支用數員宜覈仰懇

聖明嚴行稽查以防冒破以重邊儲事蓋自奴酋狂逞至再三遂爾聲罪致討議兵議餉在額餉以饟額軍旣升斗旁給之不可則新兵必需新餉又倉卒取辦之匪易惟是發帑金以至搜括加派業已發過三百萬有奇矣夫此

谷神秘鬼幻乎而竟茫茫莫可究詰也臣愚

一切皆取用之不可減顧取用有無耗蠹豈

運乎而堪此種種悉取也卽招募兵等餉

一切惟新餉是用顧新餉所從來豈神輸鬼

盡膏窮無復之也如召募調兵買馬製器諸

也卽能點鐵成金亦不宜模糊費之況其脂

食且不宜泥沙用之況其豕突賜張政叵測

三百餘萬其所存尚能有幾哉果能滅虜朝

三百萬其取數不爲不多矣從今日試問此

以爲募兵難養兵更難措餉難措餉于無可  
措之日更難之難倘新餉立盡而欲再爲設  
處其長策安在乎故欲杜其將來莫若清查  
其已往欲爲今日之樽節莫若嚴懲夫冒濫  
請將此發過三百萬餉容臣部逐一詳開如  
某年月日發某衙門餉銀若干卽行彼處清  
查其收銀各衙門亦逐一詳開如某年月日  
收新餉銀若干某事用若干尚存若干卽據  
實開報發餉一次卽作一款勿使溷而不可

覈每遇雙月卽報一次無致久而不可稽有  
不當用而用者卽嚴行駁查不得徇體面而  
縱之有不宜借而借者尤速令補還不得任  
延挨而寬之直行各衙門造冊報部仍至歲  
終通爲奏繳庶出納有憑以查閱而厝餉百  
般之苦心不致徒填無涯之谿壑矣伏乞

勅下臣部轉行經略督撫責成司餉各道各悉心  
查核報部其有稽遲不報錢糧混淆者仍聽  
總督經略巡撫及新科查叅庶前此數百萬

之餉知有下落而後此不可底之浸漁亦有  
悞而罔敢肆將舉目雲屯之卒免呼癸而壯  
軍容奏凱旋固吾圉胥于是乎係矣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阤危已極上天垂  
戒孔昭等事先該遼東巡撫周永春揭帖前  
事內稱遼左二十五衛餘丁頗多因額餉止  
給四錢無人頂補盡加一兩二錢必蜂擁以  
應等因到部該本部看得舊軍頓增二三萬  
如用舊餉乎而舊餉可足支否若用新餉乎

則頂補募兵陣亡之數可也一面挑選以便  
頂補一面酌報以便題覆去後今該遼撫咨  
覆據寧前道議稱每營限定名數挑選精銳  
各爲選鋒月食一兩二錢防守之卒月食八  
錢臺軍危苦亦食一兩二錢以上俱爲舊軍  
舊餉通融支給其缺伍之數另募新兵填補  
月食新餉一兩五錢統候奴平之日酌議汰  
減該道之議似爲適中不但一道可行卽全  
遼亦當通行者也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該本部看得先年遼粟價賤人易爲生軍  
有屯地足以自給閱視定經制限以四錢亦  
良有見今議冲鋒破敵似宜稍增但以四錢  
而欲加至一兩二錢一道如此五道皆然則  
全遼年例五十二萬外該增銀一百餘萬無  
論勢所不能而中間增減亦當明白剖折如  
曰舊軍每營限定名數挑爲選鋒月食一兩  
二錢要見某道限定若干全鎮共挑若干計  
餉若干如曰防守之卒月食八錢亦要某道

限定若干全鎮若干計餉若干如曰臺軍危苦亦食一兩二錢亦要限定某道若干全鎮若干計餉若干又曰俱爲舊軍舊餉通融支給而一倍增至二三倍在于年例民運本鎮七十餘萬之內是否穀于通融也又曰缺伍之數另募新兵月食一兩五錢以新軍而補舊伍何以又食新餉如曰奴平餉止則此多軍作何處置多餉作何裁減今若不一一申明後必紛紛滋擾似非畫一之法有碍題覆

况今兵部各處調兵甚多遼鎮選募亦當照  
顧如調兵足用則募兵宜酌而遼鎮舊兵出  
征者或可議加守地方者恐不宜槩增今調  
兵雖未猝至據按臣奏報新兵尚有四萬餘  
畫地而守隨時而練戰守亦自可資卽寧前  
道所稱該道官軍原額一萬九千九百餘今  
止存一萬一千一百餘缺額至八千餘一道  
如此各道可知其京運年例五十二萬餘分  
毫不減缺兵之餉歸之何所若去年撫順覆

沒之後喪亾若干實在若干行查已久至今  
未報殊覺含糊愈難措餉除疏請嚴查外爲  
此合咨前去煩查照咨內事理速將廣寧道  
所議選鋒守卒臺軍等第增數計之全鎮舊  
軍實數若干其用餉實數若干募兵補伍應  
食餉若干今增添者若干總在七十萬內通  
融支給庶乎可行若此外再加則各邊額餉  
已定毫難那移省直民窮財盡又難加賦無  
論時久爲難卽目前嗷嗷待哺將以何項充

腹作事謀始或亦當講况兵貴精不貴多與其多而無用孰若精而足額似爲得之也若補舊伍而用新餉倘新餉止日又用何項錢糧逐一立等查明咨部以便題覆施行

○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傅宗臯題爲遼事告急聖聽轉圜懇乞併採羣言全遼安薊以固

神京事臣竊觀京師大勢如人身腹心然薊鎮咽喉遼其左臂也左臂折痛必連乎咽喉若咽喉梗病且徑中腹心矣又如人家堂奧然

薊鎮門戶遼其垣牆也垣牆圯盜必攫乎門  
戶若門戶毀盜從他竇窺堂奧矣此必然之  
勢也項者遼兵突舉大半剽沒慘辱之慘至  
不忍言

皇上近採廷臣議起前任按遼御史熊廷弼陞大  
理寺寺丞星夜馳赴遼東宣慰軍民惶惶遼  
民自茲有恃無恐此以見

皇上存遼之大略矣又允吏部題陞永平兵備袁  
應泰謂袁應泰足以備兵永平也此以見

皇上防薊之大略矣藉令三韓警報來諸臣協議  
聖衷斷行用人立政盡如此何患遼安問薊

神京輦於磐石矣顧不虞當時泄泄致有今日  
就今思之尚有全遼安薊吃緊事理爲諸臣  
所已言

皇上未卽允行者臣請撮其大指願

聖明垂聽焉諸臣議以遼東之養虎遺患撤籬進  
犬豢奴酋以冀旦夕之安濫封爵之賞致遼  
東之兵馬削弱錢糧耗費悍然曾無顧惜者

非李如栢父子耶與李如栢父子陰陽膠漆  
護持之如嬌子惟恐拂其意嬰其鋒罔顧朝  
廷封疆之託紀綱之重者非楊鎬也耶往事  
不具論卽如分路進兵奴地之險伏賊兵之  
堅瑕鎬與如栢豈不知之卒之衝鋒冒險惟  
援帥之杜松劉綎王宣輩如栢乃處錚居後  
也此何說也及至杜松輩死馬林潰監軍道  
臣潘宗顏等陷中路一枝士馬業已覆沒無  
餘劉綎忿而進兵連搗五寨墮入賊伏中存

亾係于呼吸如栢與之同路逗遛不進直待  
令箭傳至倏忽退師乃楊鎬謬報于杜松則  
曰違期喪師于劉綎則曰深入賊境于如栢  
則曰全師退守又何說也以大兵爲當進耶  
則不當臨時撤回如栢如栢旣已撤回何故  
縱杜松劉綎輩諸軍當先而皆致之死地敗  
地此其間如栢實有狡計規避辱國喪師而  
罔顧所云逗遛失機不足以盡其辜也楊鎬  
糊面喪氣甘爲木偶聽李如栢欲後則後欲